援鶉堂筆記

援鶉堂筆記卷第二十五　　史部

漢書九

揚雄傳息云揚楊陽三姓各別人所知也然魏志楊修云吾家子雲又史記功臣表宰相楊敞正文作陽注亦作楊是三字皆可通範按唐書宰相世系表楊修出于叔向後按昭三年傳叔向謂晏子曰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室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昭五年傳薳啟彊稱羊舌肸爲楊肸則楊食我迺晉之公族也而雄自云出周之伯喬安得据伯石之滅而疵其謬耶其云范中行知伯斃者亦概言六卿之興滅豈謂同時斃乎又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晉武公子伯喬又按志河東郡楊應劭注楊侯國樹按吾宗扶南名世

舉號息翁先生此采其說稱息云後
同其下則先生駁晉灼及顏注也

反離騷因江潭而徃記兮按而如也因泚江潭懷屈原之事

如往記也小顏注于文義爲得

恐重華之不纍與按與助也言重華亦未必能爲之助也且

江波之爲患也久矣豈猶鑒纍之心而不爲之阻乎

甘泉賦梢夔魖而抶獝狂何云宋景文引蕭該音義云獝狂

無頭鬼見字林樹按此下凡所引何說
皆讀書記所不載者

八神奔而警蹕師古注即上文招搖獝狂等按招搖太陰勾

陳六星言神可也夔爲木石之怪魖爲耗鬼獝狂惡鬼言神

可乎且止六亦無八也八神蓋郊祀志之八神一曰天主祠

天齊二曰地主祀太山之八神也故以爲役使百靈之須若

依師古神未至而百鬼集矣須言當如是耶
颮翠氣之宛延何改延爲連按此傳鈔之誤何當從文選改
宛爲宛從何校本者誤改下一字
冠倫魁按應顏以魁字絕句非也魁首也言爲八能之魁選
耳頃檢舊說貢父曰能屬上句原父曰能屬魁字則余意與
公是合
欽祡宗祈按宗謂六宗也祈謂地祇也顏解此者蓋緣祀地
陰祀貴氣息非燔柴耳不知古人之文有不拘者亦有失檢
者隨其文句解之可也前登乎須祇之堂祇似爲求福前注
地神亦非也据說文祇祇祈字别
羽獵賦徑竹林何云東方朔傳長門園有荻竹貫太主獻爲

宮郎竹林也

逢蒙列背何云疑與裂同

長楊賦頭蓬不暇疏櫛云疏頭字始此宋景文曰疏梳疑古字通用範按史記匈奴傳遺單于比余一漢書作比疏一小顏云辮髮之飾以金爲之又蒼頡篇云靡者爲比麤者爲梳

蹂屍輿廝仲馮曰輿吏廝卒也顏說非

解嘲何爲官之拓落也按蜀志楊儀傳作落度拓度也

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何云文選作江湖之崖勃澥之鳥於義爲長

炎炎者滅隆隆者絕安溪云解豐卦之義勝于傳注多矣炎炎者火也隆隆者雷也當其炎炎隆隆以爲盈其實矣然豐

卦雷在上則是天收其聲火在下則是地藏其埶此其滅不可知而滅絶之徵也豐之義如此故卦爻俱發日中之戒至窮極則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卽揚子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揚子是變易辭象以成文然自輔嗣以來未有知之者樹按此何錄安溪語讀書記未載記檢易觀象及安溪集

嚮若眡嘖注云云按龐劭蓋云眡讀如天水隴氐之氐漢人作讀多如此引經典一句不加之某義也

太元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則三摹九据按易畫有二曰陽曰陰元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此三摹也方州部家此四分也又元告云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鬼禍福此所云

旁則三摹九據也

法言終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按法言作圖徽司馬溫公云漢書作圖微終別本作然溫公注漢書作終宋咸曰然後誕章乖離當爲一句余謂宋絕句是也誕章小顏之解得之叙目國之誕章似出此則云憲章之大者鄙乎乖離亦通

假言周於天地原父曰本書云吾寡見人之好假也則假當從賈充音遐

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按文選善注任昉王儉集序引七略云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也

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何云按貢父曰則必度越諸子矣上脫十字云云則此十字乃從

貢父本增入也

儒林傳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答禮謂答其來聘之禮耳顏注非

武帝之制公孫宏之請据武紀在元朔五年

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按史作治禮次治掌故似爲二項班去次治二字未詳是一是二吏漢孰爲得之樹按班省文耳語意自備

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言治禮掌故之遷留滯故擇以補諸卒史也顏注非

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按馬貴與曰掌故尊于文學掌故郎前所謂

秩比二百石以上者也中二千石屬郎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大行中二千石左右內史雖二千石亦通言之也文學掌故郎博士弟子通一藝所補也郡屬郎郡太守卒史也先用誦多者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焉云既無誦多者故選掌故彼善于此者以備數余疑非也似謂卒史之數不能盡補諸人則擇而别之以爲備員待後之補用也大約高第雖白身而可以不次用之而僅能通一藝補掌故者則亦淪于冗末反不如卒史可以通仕進之路也本傳房鳳爲太史掌故平當少爲大行治禮丞以功次補大鴻臚文學文學如倪寬之補文學卒史也又按續漢志大行令下有丞一人治禮郎四十七人又員吏有文學之名

叔孫通傳謁者治禮引

自魯商瞿嘗易提行

商瞿小顏曰姓也司馬貞曰商姓瞿名按史記弟子列傳所序傳授之人與此微異

丁寬梁人也王梁王別本作礽是也或作梁王使項生從田何受易後脫使字轉致譌易

毛莫如少路何云厚齋云宋景文引蕭該音義按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毛應作屯音徒本反按杜業傳有毛莫如卽此又河決館陶分爲屯氏河疑河以其氏名也

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小顏以宣爲霍氏之壻此云外孫

誤也按霍光傳次壻任勝非任宣任宣霍禹之長史蓋卽持節護光喪事太中大夫任宣矣不云光壻然傳又云霍雲拜元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似又霍氏之姻婭或有兩任宣也

沛鄧彭祖子夏按釋文云字長夏

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按十篇字疑在文言下

伏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按後書伏湛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按後書注都尉名

孔氏有古文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按孔穎達疏尚書序有比校起發語則于史漢起其家

逸書亦云起發耳若以家法爲解史記并不及授都尉朝又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東樹按此駁何氏說也然竊以望溪解爲得之史文句甚明何氏說載讀書記

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皆二十八篇所有何以云多古文說說者皆經師云爾古文無其說也遷五帝紀則後人所分舜典亦具焉而此仍名堯典是知今文舜典皆作僞者分出之

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安溪云班氏言張霸分析二十九篇云今書經大全所載諸儒之說頗異樹按詳見經部尙書卷內

爲治者不至多言至別本作在此同史記

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宋作至

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數按史記皆有廉節稱其好學此言申公弟子安國諸人也下言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于申公此言一時文學彬彬如此而其中言詩者本于申公此史公言申公之賢而詩教之遠也非謂此百數人皆申公弟子也班氏于此誤讀史記矣

疑者丘蓋不言按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疑則不言楊倞注引此傳丘與區同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

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此江公者當是瑕丘江公之子孫也

式曰在曲禮按禮記奔喪投壺鄭目錄云曲禮之正篇式所舉蓋亦同之慶戴學旣行疑此皆逸篇矣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按陳咸傳以律程作司空杜延年傳補軍司空

伏理游君按後書伏湛傳注引此云理字君游又蔡茂傳郭賀父游君

韓嬰按韓王信太子之子亦名嬰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何云宋景文公引蕭該音義云按風俗通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為博士食音嗣云

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生單次皆爲漢官大夫按此及楚元王交傳劉歆書俱作栢公別本皆作桓或宋避廟諱而改刊本沿之耳又按劉歆言孔安國獻魯共王壁中古文逸禮三十九書十六篇又云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又孝成時以此三事傳問民間民間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江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彼所云桓公疑卽此桓生也桓公傳禮貫公傳左氏庸生傳尚書則此三學民間所有不特秘府謹存而已而左氏尚書不絕逸禮竟無傳惜哉

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何云此所傳戴氏禮皆謂儀禮十七篇範按後書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褒結髮傳充業末云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于世

康成六藝論云戴聖傳禮四十九篇禮記是也則禮記傳于慶戴而傳不著何也且禮記見于河間獻王傳張純奏王莽九錫並舉周官禮記則非東漢而始著也又梅福傳載匡衡議引禮記孔子曰丘殷人傳又云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史記孔子世家書傳禮記自孔氏此禮記似概言禮古經也又据何武傳戴聖先爲九江太守而後爲博士在成帝和平之後

梁人橋仁季卿按後書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橋君學

弟子遂之者按史記蘇秦傳代厲見其兄遂

嚴彭祖按彭祖延年次弟

筦路師古曰筦亦管字也何云宋引蕭該音義云按草下完音丸又音官今漢書本郡作竹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筦管二姓云筦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筦路爲御史中丞卽此是也又有管姓漢有管號爲西河太守今筦路是草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

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凌稚隆曰按古本作由章何云宋引音義云風俗通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守範按凌非必別有古本也想卽宋本說耳凌亦引風俗通但太守作太傅如宋說則由章昌曼君爲二人然後云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則申章姓也

太中大夫劉公子按劉歆爲侍中太中大夫又爲右曹太中
大夫據此則歆字子駿穎叔又字公子耶又後書劉平亦字
公子平時值王莽然此非乎。
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
春秋按宣紀無大小戴禮及施孟易
循吏傳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此自言學官據下文立學
校官可知其語自官舍耳
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按字之爲鴞顏所見本或可爲據
鶡之音芬所未明也
勃海又多刼略相隨安溪曰相隨屬上讀
議曹王生願從按史記滑稽列傳褚少孫附錄六章以此爲

北海太守　武帝時事鼓上有遂見齊俗云云則北海爲是然百官公卿　表亦云勃海太守

酷吏傳郅都何云後書鄧悝傳注引潛夫論云周先姑氏封於燕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音與古姑同而其字異注又云前書音義郅之日反

甯成傳周陽由當另一行别本亦連

吏治尙修謹按修史記作循二字古本多相譌

與其守勝屠公爭權按風俗通云勝屠卽申屠史記注引之

議不受刑自殺議史作義

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何云傳相監司　似卽考功法所出

居宅惛惛不盤何云居宅史記作居廷謂在朝廷間也

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至同時而五族乎按此所云三族者即同許慎異義及夏侯歐陽之說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三族即九族也而温舒兩弟時亦犯族罪其二族同温舒而温舒妻族及兩弟之妻族又從死故云

東樹按詩葛藟序王族刺平王棄其九族鄭箋曰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親正義曰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義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妻之母姓二族也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皆爲同姓樹案古者罪人不拏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九族且不可況三族乎又朱藝尊据九族爲輕三族爲重以證正學先生之誅同王温舒未知然否又儀禮記士昏禮請期節惟是三族之不虞鄭氏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大約許慎歐陽夏侯之說不可信不仁之言流亂不祥漢法雖重必不如

彼後之王者無取焉又周禮司烜氏邦若屋誅鄭司農云屋誅爲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後鄭不從賈疏曰夷三族乃戰國韓信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亂世之法何得以解太平制禮之書乎

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史記寶作實

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何云范主史記作范生傳寫誤也

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何云部史記作輔百官表有左右京輔都尉屬中尉當從史記

女欲不貴矣按蓋戲之也言汝思歸不欲貴

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按僦字當屬下

光曰卽無事當窮竟按無字絕句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言此三千萬如縣官自與以

詶之耳亦何爲過也

府丞義出行蝗按後書酷吏傳論注引此作狐義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按注死謂尸昌黎詩親逢道邊死

朱子已引左傳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及此傳又史秦紀

晉楚流死二萬

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何云以事多故別傳耳非于馬氏有

所改易以避同張純之徒也蘇氏洵以此議班不詳審矣

貨殖傳按貨殖傳爲太史公所發憤之書班氏若原治法之

衰著兼并不軌之俗析其理亂于食貨可也盜竊其詞事而

別其義無復條貫矣且事屬炎漢欲成一代之史聽取舊文

掇竊而綴之已周秦以前何煩覆述使後省誦乎傳論譏議

近正而評者謂文勝史記迷謬之甚

子貢按史記詞氣激詭云人富而仁義附焉遂及仲尼之門班氏轉與莊論其襲而載之殆失裁乎

荅布皮革千石師古曰荅者重厚之貌而讀者妄爲榻音非也按史記作榻恐音榻非妄

蘖麴鹽豉千合何云合史記作瓵音貽作台恐不爲失瓵瓦器受斗六升猶今俗言搭配按史記之瓵亦後人因徐野氏之注而改之也樹按史記注徐廣曰或作合知舊作台若本作合徐不當云或作合別本因合又譌作千荅解者遂謂猶今俗言搭配益失之矣何既讀台又解合爲搭配疑傳寫有誤

它果釆千種師古曰帛之有色者曰釆按史記釆作菜或非釆取也

爲平陵石氏持錢何云亭林云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

然家自父兄子弟約何云約謂省嗇也安溪先生以約字屬下句讀

轉轂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楚秦趙之中何云街居當如孟說在中則小顏說爲優如今宛平大興之人皆街居者矣按街居小顏說是史記孫臏傳據其街路宋樹竊意諸說皆非此言師史轉貨物齊秦楚趙之國中因其衆盛遂自名其街居曰雒陽耳如小顏說雒陽居諸國之中可也何必云街乎

設用此等何云按史記云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下云設任此等郎任用此貧人也今刪四字文義不完

訾亦十千萬史記作七千萬字之訛也

安陵杜氏何云杜氏上史記復有一杜字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氏也

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踰侈何云史記翁伯作雍伯賣醬作賣漿

又况掘冢搏掩按後書王符潛夫論浮侈篇或以游博持掩爲事章懷注引此傳亦云掩意錢也又况云云何云班氏之意似詆司馬也言不當厠列曲叔之徒于傳中耳

游■傳雖其陷干刑僻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何云此言游俠謬托季路仇牧耳華嶠失其本意譏其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疏矣哉按章懷注引此以釋華嶠譏固之意謬耳華意自不指此而言何語誤

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何云王楙曰史記乘傳車將至河南班書誤以車字爲東字而將字本方將之將非將帥之將也余謂出爲大將此自顔注耳班書似謂乘傳而東將至河南也將屬下亦通

是時濟南瞯氏陳周膚亦以豪聞按景帝拜郅都爲河南守族誅瞯氏卽其事也陳周膚史記作庸

郭解按後書郭伋傳高祖父解

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何校作亡去云從汪本

五侯治喪樓君卿据歌則當時讀卿若羌非協也如以爲協無易人字以就協者

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張文潛論孟堅不當列護于朱

家郭解而謂之俠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而歸之護既不能脫寬之罪而執寬以博莽之喜乃泣涕責妻子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輩士之餘耳何足道哉按故人呂公似別一人又王莽傳言呂寬家徙合浦樹按文潛言護之爲人如此似不言後呂公爲寬父也

母乃令從後閤出去据注去疑之誤

但絜埽除沐浴待按何以待字屬下云安溪以待字屬上爲讀余向句讀同李也

如此涉亦不敢怨矣言涉若殺尹公則在上無不知其主名反不敢動也

霸陵杜君敖按君敖名倉

佞幸傳通家尚負責數鉅萬師古曰負合沒官者數何二[illegible]

他人所負通家子錢也

上卽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師古曰言舊自便習何云先習兵似謂逢帝之欲率先習胡服騎射之屬非謂舊能之也

天子車駕蹕通未行何從汪本改道按楊用修已云通當爲道

給事狗監中何云史記作給事狗中猶今狗上鷹上

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何云宋梁師成事略與顯類

上有酒所按酒所言殿中復有酒所也樹按以文義測之顏注爲長新唐書李逢吉傳武昭愈忿酒所語其友劉審正用此語然不可以宋子京證孟堅

睪及毋后何云汪本作臯

匈奴傳至穆王之孫懿王時按自穆王之孫至稱爲中興並班氏所增又毛詩以采薇爲文王時之詩此云懿王豈魯詩之說耶

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按此西域城郭之所自始

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顏注造陽地名在上谷界按史正義上谷郡卽今嬀州漢上谷治今保安州又索隱曰按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十里謂之造陽樹按後云漢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與胡

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何云冒頓自當讀如本音惟上一字史記索隱曾有異音耳範按閼氏讀烟支始于習鑿齒見索隱

單于姓攣鞮氏按單于姓至單于然班氏增史無

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何云頁父曰衍國字範疑國

字屬下言不直東西方而居國輔政也史有國字樹按史列次單于東

西龍庭地形如畫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按宋本少史作小樹按大會小會事分明不當作少後少吏之敗約亦當作小

遁爲書使使遺高后按肙頓遺書及獻馬答書諸文多班氏所增而荅書云云尤可怪樹按兩書甚鄙班載之蕪穢

樊噲語史記入季布傳班氏兩載之

於是文帝下詔按史不載詔

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驁其辭按史云皆令廣

大長倨傲言令廣大以長倨傲也樹按倨傲其辭屬下曰字而以尺二寸牘加尺一亦倨傲也

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何云漢當全盛之時亦必宿重兵以衞京師文帝後四年所以備胡者皆然又云此專以備右賢王也及置朔方開河西四郡則無事此矣樹按讀書記祇載後說

今閭漢惡民貪降其趨按師古注非當以貪降爲句其趨屬下言其歸趨于背義絕約耳眞希元文章正宗絕句亦同

使漢與匈奴隣敵之國仲馮曰隣上疑有字不然衍使字

犯今約者殺之按別本作令

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衞青出上谷至龍城何

云觀此則漢與匈奴通市之地去塞尚遠

會燕救之至劉貢父衍之字

其後冬單臣單于死按頭曼至軍臣四世

至何奴河水何云劉原父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河衍奴字

貢父亦云範按後書竇固傳亦有匈奴河

至犂靬為靬眩史作眩

伊稚斜至兒單于三世為單于

漢使光祿徐自為按光祿下當有勳字樹按下言匈奴壞光祿所築亭障有勳字

則不辭當云壞漢所築亭障後有光祿大夫張猛則亦可稱

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句黎湖一世

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至貳師解

而引歸按是歲天漢四年史記謂廣利是年降匈奴誤也
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按史記張晏注自狐鹿單于
以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
其掾胡亞夫說貳師如淳曰以就誅後雖欲復降匈奴不可
得何云先生云注非也掾意謂當深入邀功贖罪
軍長史與決眭都尉輝渠侯謀晉灼曰功臣表僕多子雷封
煇渠輝渠煇渠屬魯閼縣也師古僕多多字當爲朋按表僕朋封煇
渠其子嗣侯耳此行與貳師俱沒匈奴矣僕多子雷按表作
雷電魯閼縣也按別本作魯陽表亦作魯陽
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此即前狐鹿姑自以其子
爲左賢王者

烏桓嘗發先單于冢按發冢魚豢魏書亦同此

常惠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何云若居次是單于女號則當以嫂字爲讀樹按後株絫單于妻王昭君生二女長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李奇曰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于後又作戶戶是也

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且鞮侯至虛閭權渠三世四爲單于

握衍朐鞮單于烏維長孫立一世

呼韓邪單于且鞮侯之曾孫車犂單于且鞮侯之孫郅支單于且鞮侯曾孫

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兄右奧鞬王爲烏藉都尉按下言五單于右奧鞬王爲車犂單于烏藉都尉爲烏藉單于則

二人矣而此言爲烏籍都尉郎右奧鞬何也疑爲上有脫字
當另一人故云各二萬騎也頃檢通鑒爲作與是

郅支單于殺閏振單于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
支都單于庭按呼韓邪已復都單于庭矣此不當云都單于
庭也呼韓邪破其兵七字疑譌頃檢別本劉原父已云重呼
韓邪三字樹按疑當云進攻呼韓邪破其兵呼韓邪走郅支都單于庭如此則文與事皆得明矣此郅支乃呼韓邪兄今乃走其兄而都之也

郅支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原父曰郅
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甌脫殺吉甌脫屬呼韓邪
故漢責其使言皆者吉有徒衆

侯應第四策諸屬國降民恐其思舊逃亡按上郡屬國降民

萬餘亡入匈奴此郎元帝初元元年事也

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按肅州志白龍堆

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是爲西極要路

去胡來王唐兕師古曰爲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王號亭

林云顏注非西域傳婼羌國王號去呼來王按顏注西域傳

同此樹按顏非不見西域傳特釋其名義耳故注同亭林似未詳讀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亭林云其時單于向未更名知當云臣

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按上已有至知獨衆之

文樹按下云莽令中國不得有二名使使者風示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亭林說是也

左姑文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未見上何增止字

云從汪增

父兄緩帶按穀梁文十八年傳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疏云緩帶者優游之稱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乃拜蒙以郎中將何云貢父曰當作中南粵後使相如同後閩粵傳立丑亦同

使其子爲令猶今之土司

廼留爲求道四歲餘朱祁曰據遷史當云爲求道西此四歲四字當作西西字屬上句

郎以爲不毛之地按注當在地字下刋本誤在中國下

漏卧侯俞宋作愈

肸高皇帝側室之子何云亭林曰顏注非正嫡之說非按既曰衆子非嫡嗣明矣顏注并行不悖也

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何云史記作建元四年卒徐廣引皇甫謐亦云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按佗當文帝元年已稱處粵四十九年歷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至武帝建元四年凡四十三年卽以二十歲爲龍川令亦百十餘歲矣

出桂陽下湟水是從唐郴州騰嶺度也出豫章下橫浦是從唐虔州大庾嶺度也兩軍先至而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灕水下瀨將軍下蒼梧並從唐桂州臨源嶺度者未至而南越已平蓋今越城嶺酈注之始安嶠也水出嶠之陰北流爲湘出嶠之陽南流爲灕湘灕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蓋五嶺道之最易者但極西故廻遠耳右閻若璩古文疏證卷六下第九十

三抄截不周

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司馬貞曰姚氏云尋陿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

伏波招降者賜印綬注賜以侯印仲馮曰何必侯印耶

朝鮮傳眞番辰國史記作眞番旁衆國

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按史記卒正多多卒正之名也漢書脫字如涫注誤

爲沮陽侯按別本作湼一作沮

西域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按史記大宛傳正義引此南作西西字誤禹貢孔傳西傾朱圉鳥鼠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又按程泰之雍錄云終南山

横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又云自于闐南山以至長安之南山數千里相屬未嘗間斷

列四郡據兩關焉安溪云玉門陽關

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按後書云車師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此云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似六國不兼前後部

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按後云烏貪訾離國至于婁谷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又有蒲類國王及蒲類後國王與此玆力支未詳是一是二或云此烏貪訾離卽今之巴里坤近時肅州至哈密十九日行哈密至巴里坤五日行巴里坤至烏魯木齊十八日行伊犁卽伊列唐西突厥建

牙之地唐志隴右道北庭大都護府注有伊麗河劉仁軌爲伊犁道總管又按瓜州距安西三十里哈密距安西八百四十里巴里坤距安西一千二百五十里樹按參看趙充國傳

有弓矛服刀鎧甲注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唐書闕稜善用兩月刀其長丈名曰拍刀

介子遂斬王嘗歸首按介子傳亦作安歸嘗字誤

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按唐地理志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又云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修城也樹按此名伊循循修古今字

且末國治且末城何云魏書西域傳云且末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惟老駝豫知之

鳴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被鼻口其風迅駛須臾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範按隋書云吐谷渾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青海周迴千餘里吐谷渾地兼鄯善且末

龜茲按酈注水經音屈茨

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何云先生云漢人所窮河源即此

烏秅國田石間有白草何云後漢書西夜國下載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傅箭鏃所中即死與此及前婼羌所謂白草不同按婼羌當爲鄯善也

西夜國何云後書西夜國一名漂沙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

是一國今各自有主樹按據下文屢言子合不云西夜亦似以爲二者

難兜國南與婼羌接劉仲爲曰按婼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勒于闐難兜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婼羌相接必誤

罽賓國按罽賓在隋爲漕國唐書云居葱嶺南南去舍衛三千里

大月氏西居大夏而塞王南居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按張騫傳月氏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後大月氏復爲烏孫昆莫所破大月氏復西走大夏地則大月氏兩徙而此云塞王南居罽賓因大月氏之西居大夏則塞王故西居大夏者非初月氏所擊之塞王矣然余疑徙罽賓者

月氏先擊之塞王也繼徙大夏而分爲五部者大夏之塞種也漢書誤爲一時事耶

罽賓國出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按孔爵虎魄流離字皆當以此爲据今世所行之字乃六朝以後妄作也師古曰此皆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于常玉按魏書西域傳言太武時大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采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

罽都尉文忠攻殺罽賓王何云文忠事頗類傳介子不聞圖賞

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按唐書西域傳喝盤陀治葱嶺中都城西南即頭痛山又云南距縣度山北抵疏勒又云葱嶺

俗號極疑山

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按酈注水經作二十餘里疑非又按魏書云阿鈎羌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深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未詳此與烏秅及欽所云縣度爲同爲異地也又按後書云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縣度歷罽賓此云至皮山而還則云縣度卽烏秅國西之縣度矣而阿鈎羌地豈本烏秅之故國耶

烏弋山離國東與罽賓北與樸桃西與犂靬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後書大秦國一名犂靬按烏弋山離至犂

軒條支須百餘日至罽賓似不必百日也
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何云魏書云波斯國古條支國也氣候暑熱家自藏氷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有鳥形如槖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以六月為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
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何云先生云日所出日所入之理前史未明蓋未通周髀之說耳魏書云大秦一名犂軒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于彼國觀日月星辰與中國無異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餘日方近日所

入處相去無慮萬餘里固不害其自彼觀日月與中華同也安溪以日爲里而謂其日之遠未詳範按此本魏書之誤以日爲里故起此惑耳非安溪語何誤又按魏志注魏略云前世謬以爲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前世謬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按魏略范史亦采之又按南史西域傳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以爲國號北史云波斯古條支國於諸夷之中最爲醜穢魏書闕唐書云波斯爲大月氏別裔

而有桃拔師子犎牛孟康曰桃拔亦名符拔似鹿一角者爲天鹿者兩角爲辟邪何云後書西域傳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則非天祿辟邪範

按注或爲天祿者者字在兩角下

大月氏國其冥漢使者有五翖侯何云既不屬都護而云冥漢使者何也冥當爲冥給之義其與供同後書曰五部翕侯曰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其後貴霜翕侯邱就攻滅四翕侯自立爲王因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曰大月氏云高附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强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翕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康居國王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按到卑闐城名也下大宛國無到字

郭舜言結配烏孫竟未有益何云小則爲結配烏孫大則爲宣和海上之盟矣

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薤王唐書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何云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永徽時以其地爲貴霜州

大宛國治貴山城按魏書洛那傳故大宛國也在疏勒西

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頓善賈市何云自唐以前大賈皆西域胡人

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何云使持一信則古人亦不皆以信爲人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按唐書云去京師九千六

百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唐書云二千八百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無人民西上葱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嶺本塞種也唐書云居葱嶺南何云先生云卽身毒也明帝迎佛在前班傳曾不一及故知其事本微後人張大之耳範按後書亦不載迎佛事袁宏漢紀有之見楚王英傳其敘天竺雖及之亦但云世傳云云則明當時紀載未有言者矣又前書言身毒狹陋如此後書則稍張之南史海南諸國傳則以身毒爲中天竺云地方三萬里至唐則求經遣使征討朝獻五天竺燦然矣又按史記大宛傳張騫言身毒大與大夏同大夏民多可有百餘萬不得如斯之狹陋也後書

云從月氏高附以西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東樹校錄先生說尋其意緒不過錄史文三數語使對文安處足得明了獨于此身毒全錄大文不遺者爲後世好張大佛國故使知其狹陋不足夸又以著先生前書言身毒狹陋之語又疑史記後書言或過奢而若此之陋亦未可信

疏勒國按魏書疏勒國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兹千五百里西去撥汗國千里南去俱朱波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頃閱邸抄陝甘督臣奏云安西廳所屬之瓜洲小灣踏實堡三處向係引用蘇勒之水按蘇勒卽疏勒矣酈注河水至蘇勒國南東北與蘇勒北山水合則所云蘇勒河[illegible]蘇勒[illegible]古河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按唐志伊州納職縣七百里至赤谷度其道或即此魏書烏孫在龜茲西北

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其在敦煌閒按安西漢敦煌郡

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原父曰衍位字

其使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史記歸報其國

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何云漢之解憂唐之太和皆歸骨故土

龜茲國何云魏書云龜茲俗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

渠犁城桑宏羊奏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捷作棲

宜給足不可乏何云注不憂乏糧也宋作種汪作種

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務使以時益種五穀稍築列亭

連城而西以威西國按鹽鐵論文學云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策據西域奪之便地之勢以候其便上以爲然聽君之計然則經畫西域多出于宏羊耶又按酈注水經言敦薨之水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桑宏羊曰臣愚以爲連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國卽此處也

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按北史西域傳言龜茲東有輪臺卽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史記大宛傳作崙頭

重合侯毋虜候者按毋疑爲得字

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弗能爲也言雖五伯亦不能爲非云恥不爲也注非

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按鹽鐵論大夫云今

誠得勇士乘强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劌之負齊桓遂其求推鋒栫鋭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鋭隨其後云云此議或同之故云提掖搜索非僅以私簡文書而已蓋于降者如此則送匈奴使者豈能快所欲哉辛苦而烽火乏之失亦上集不得何云先生云辛苦于遣獵不得以時聚集故于闌出之人無以譏察之注説非也範按集即障候之所左昭二十三年傳險其走集上集如今吏役之于衙署有上夜之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仲馮曰下國字當作谷按唐書志云西州交河郡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天山

狐胡國按後書作孤

車師前王國治交河城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按後書耿秉傳車師前王後王庭相去五百餘里

漢使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居按注非也貴烏孫名將車師王詣闕耳或即元貴靡耶貴上疑脫字又疑遣之訛劉原父曰漢求車師王耳烏孫貴將反詣闕又賜第宅與妻子居非理也按鄭吉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漢復責烏孫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第使與妻子居耳文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何云按貴下疑有脫文劉說得之樹按貴爲遣之譌將讀平音持送也

以道當爲挂置原父曰當道爲挂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國

則漢使往來後王主爲之供億故曰不便也拄置猶言儲偫
矣

匈奴欲大侵要死按要死猶云以死相搏耳讀平音

最凡五十國

婼羌　鄯善　且末　小宛　精絕　戎盧　扜彌　渠勒

于闐　皮山　烏秅　西夜子合　蒲犂　依賴　無雷

難兜　罽賓　烏弋山離　安息　大月氏五翎侯一日休密二日雙靡三日貴霜四日肸頓五日高附　康居五小王一日蘇䪥二日附墨三日窳匿四日罽王五日奧鞬

大宛　桃槐　休循　捐毒　莎車　疏勒　尉頭　烏孫

姑墨　温宿　龜茲　烏壘　渠犂　尉犂　危須　焉耆

烏貪訾離　卑陸　卑陸後國　郁立師　單桓　蒲類

蒲類後國　西且彌　東且彌　劫國　狐胡　山國

車師前國　車師後國　車師都尉　車師後城長　以上

計五十三或婼羌不當孔道又烏壘渠犂爲都尉治所不爲

國除此三則五十矣

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沓冒其頭塗以金塗銅上也按後書西域傳云大秦所有黃金塗火浣布似不以塗飾爲義又西都賦注李善引此並作砌皆銅沓則冒疑屬下樹按此皆顔注之誤

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原父曰是時孔光爲丞相未拜又無大司空五字衍何云郎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見孔光傳何云未拜

大臣票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計事何云票騎王根也根方因以爲利受定陶之賂遺矣況攻發趙氏哉

比朕不當所得赦也原父曰比當作此

時議郎耿育上疏言何云耿育探哀帝方懷趙氏樹育之恩

故創邪說以翼奸耳 樹按錢牧翁亦以有此爭爲佞人之尤

成就寵妾妬媚之誅誅何校改謀範按誅字是

傅太后多以珍寶賂貽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王根何云前定陶王爲王鳳所排不得留京師故傅后重賂根以求爲漢嗣

如長信宮中宮何云長信王太后也中宮趙太后也

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原父曰丁姬已葬定陶矣何得始云及丁姬歸定陶又下云而葬丁姬復其故明開冢但取其印綬而共王母徙歸定陶丁姬如故也然則誤及丁姬三字

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爲王時未滿歲有眚病太后自養視

數禱祠解師古曰謂爲王未滿歲也青不作青服虔誤也安溪云飾平帝耶按以禱祠解何必妖病耶此小兒病故云未滿歲非云爲王也樹按此正小顏之注又按元后傳云帝年九歲常年被疾則爲平帝不必疑

賜皮弁素績注績字或作積按積何校改積

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息云宮字當屬下句謂大司徒馬宮及甄豐劉歆三臣奉璽綬耳注非

爲人婉瘱有節操瘱音義又音怯

元后傳其自本曰按其自本曰至興天下云當皆王莽自述云爾而班氏爲元后傳節錄竟此亦非以爲盡事實也而亦云語在酷吏傳蓋文乎而不合矣

長御郎以爲按爲下脫是字別本有樹按太子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未明指何人故

長御劄以爲是政君也是時政君坐近太子
二語卽所以解其爲是之意則脫是字明甚
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爲新都哀
侯子莽嗣何云先生云化雞覆國厥罪通天
帝年九歲原父曰衍年字按霍光傳昭帝年八歲又竇后傳
廣國年四五歲凡史集俱多此語不知劉何以疑之
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仲馮曰當云新室文母皇太后
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按御覽食下有肉
字
莽詔大夫揚雄作誄何云誄是節文按文心雕龍誄碑篇云
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繁穢沙麓撮其要
王莽傳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按後書卓茂傳休字子

宋朱暉之外祖父也見朱暉傳注樹按休可謂見微知著過揚雄遠矣

卽解其豫按服音璣爲衛据顏注似唐時本正文及注已譌

封功如蕭相國何云原父曰封字衍

卦遇父母得位張晏注謂泰卦何云原父曰但言父母得位

安知是泰卦乎

非特止此六子皆封何云謂凡蔣邢茅胙祭

通于午道仲馮曰史文自以從杜陵徑漢中爲子午道耳顏

之所見非史意也按何以劉說又譌樹按何說見讀書記

太后秉統數年何云上疑脫皇字後凡言太后皆同

昔唐堯横被四表何云横讀如横門之光樹按横桄光音義同何語疑有脫誤

天應棐諶乃亡隊命何云安溪深取此注中語云勝蔡傳

置柱下五史何云此起居注之始

爲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按司服賈疏云加環絰者凡五服之絰皆兩股絞之今言環絰謂以麻爲體又以一股麻爲體糾而横纏之如環然加于素弁之上

遏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朞年也仲馮曰平帝崩至居攝三年十二月實三期非再朞也蓋莽自謂經義遏密實非三期不以二十五月也或曰此當在三年冬誤記于此年何云遏密之義莽直据書三載不必再期顔注爲當

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仲馮曰此居攝二年冬至此始請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似二年冬事疑傳有誤

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貢父曰莽改年爲始建國但云建國者誤也皆當有始字樹按貢父以下書始建國元年正月朔生此惑耳後云予之受命卽眞到于建國五年已五歲矣則不可著始字莽之變亂常行有何定乎觀其更易郡名可知矣

又置大贅官仲馮曰讀如虎賁綴衣之綴

又置司恭司徒貢父曰徒改從

四代古宗宗祀於明堂以配皐始祖考虞帝仲馮曰莽方封先聖後未當及此且已有後文此十七字當衍

家之所尚種祀天下仲馮曰此謂莽所尚之種祀示令天下以爲種祀不得不奉祀亦猶漢高之枌榆社也

正月剛卯服虔注長三尺按尺寸之誤也晉灼曰長一寸廣五分何云若僅廣五分豈能刻此文于上乎此自當時誦以

逐疫之文其以剛卯爲佩取其義耳顏說非範按周密雲煙過眼錄云徐容齋所藏白玉剛卯四面正方眞字各兩行細于絲髮眞奇物也葉森云曾見先師吾眞白所收剛卯一四面有字廼漢隸也非眞字又按馬永卿嬾眞子所記于關中見之王毖君求家者云似玉長短廣狹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下二字不可認問之曰剛卯也是服顏之說皆以目驗而知證以永卿所認益信近人所記多妄說不可信樹按据說文戼丣字形相亂以音以義劉當从酉王莽不學禁及剛卯是禁其生氣也旣兆其亡又貽誤千載政與隨之改隋同爲妖妄公孫遂似亦誤讀援神契

新室之興也德祥發于漢三七九世之後蘇林曰二百一十歲九天子也何云孝惠孝文爲一世哀平爲一世蘇謂九天

子非也方績云前云歷世十二蓋自高帝至孺子已未即眞也此此則徑去安定公一世故云九世樹按此先君子按語也附此

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按後書陳寵傳曾祖父咸王莽篡位召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當即此傳之陳成成咸字誤然後又有沛郡陳咸爲講禮祭酒

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何云此奏可乃建云事已奏可也

厭難將軍陳欽按後書陳元傳父欽王莽從欽受學以欽爲厭難將軍

討穢將軍何云穢疑作濊

五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仲馮曰五大夫不可曉疑衍

東通靈將五司大夫仲馮曰疑謂非史本文何云莽之官名
固宜有此不應訛
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有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
門宋景文曰王路下有門字按後書景丹傳王莽將舉四科
丹以言語爲固德侯樹按前言立于王路殿前後屢言王路則無門字亦可通
詩國十五按顏注十五國幷數爲裔可備異聞
蒼龍癸酉按角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之宿東方木德歲星
所居疑以太歲緣歲星而名故云太歲爲蒼龍
亭長斬士亡賈父歸前云斬士後云斥士則非斬疑是斫
踰卒正邋帥大尹按後書隗囂傳章懷注引此文重大尹二
字樹按重之是也此脫

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仲馮曰河南當爲滎陽下文自有河南大尹更爲保忠信卿按地理志河南郡莽曰保忠信鄉今此作卿不知後人因大尹而改卿抑字誤耶

祈隧故滎陽仲馮曰此六隊之一也莽蓋分河南之滎陽置郡按後書光武紀注滎陽爲祈隊

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何云莽自以土德王故改戊子爲六旬首戊寅支魁干故爲忌日

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還之貢父曰稍所略非辭當作鈔

遂致命而還之仲馮衍之字

郎有災害以什宋景文曰什下當有計字

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貢父曰此文誤當云大司馬保納言卿作士卿大司徒保典樂卿秩宗卿大司空保予虞卿共工卿不當分爲兩也其言七部亦當爲七郡然上有二十二郡尚未及二十五郡疑字當有誤者

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仲馮曰郎前四科令復令舉之非光祿四行

是時赤眉力子都按疑即後書任光傳刁子都

大司馬嚴尤後書注桓譚新論莊尤字伯石避明帝諱改嚴

兆域大將軍王匡仲馮曰兆域二字無理當是北城字衍大字前有南城將軍此又一王匡也

倉無見穀以給貢父曰以給當屬上句讀

予甚弁焉安溪曰王與大夫盡弁莽蓋誤用此

田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按况言其原甚微但非部吏伍人所能禽討而長吏相爲欺隱不卽發兵捕討之耳

辜而摧之辜卽估也

離其威節按丹以符節付匡故莽委咎云離其威節

歆怨莽殺其三子按三疑二棻泳也

赤眉入長安宗廟園陵皆發掘惟霸陵杜陵完按晉書孝愍建興三年六月盜伐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是漢諸陵無不被發掘矣

敘傳金華之業絕出何以絕爲讀按後復修經書之業何讀

是

文致太平原父曰公羊春秋說文致太平者以春秋亂世但聖人作文致之太平耳按莽政既惡而飾虛以自章是亦文致也豈爲文教致太平乎樹按此即後所謂潤色太平之意

弱冠而孤按後書叔皮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時爲望都長孟堅以竇憲黨死獄中年六十一憲誅以和帝永元四年六月

聖上仁之所廬讀此及鄭注知漢時說論語者如此

心蒙蒙猶未察仲馮曰但以察合韻音蔡則韻協矣

伯徂歸于龍虎原父曰重耳之出也歲在大火故云龍其入也在大梁故云虎非卯酉也樹按文選善注引國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

出而以參入皆晉群也必伯諸侯也語意甚明孟堅蓋卽用此原父不從孟康之說然大梁西方昴宿於辰爲酉故曰虎卯爲大火東方龍宿故曰龍原父云非卯酉者未詳豈謂嘗以歲陰星名紀非幹支與

且葬祀于犂龜原父曰亦言田完耳其兆有五世八世是祀也

孔終篇于西狩按守合韻音矢云音守疑刊本誤也表叶此吳才老韻補狩如九反引賓戲此句云顏讀守按凡顏合韻多有未喻侯詢之通韻學者

其敘曰顏注辨此爲敘目之敘不當名述按劉之遴所論胡盧漢書古本亦以此敘爲述劉子元史通論贊篇亦云班固變史遷之敘爲詩體號之曰述文選善注三都賦序亦曰漢書述又後書固傳自漢紹堯運至凡百篇悉本其文僅易以

述漢書爲固以爲是范書亦以此敘目爲漢書述矣又吳志
華覈救韋曜疏亦云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亦名此爲
述矣樹按諸說皆紛繞未安似仍從顏注義理爲長
此敘一字不及叔皮之書記曰知而弗傳是不仁也瘦死洛
陽獄咎在是乎
支葉碩茂按茂小顏合韻莫口反則公族蕃滋不爲滋字耶
河圖命庖安溪云四句極是注解非也
述李廣蘇建傳安溪云心與鄰叶非是班史中如此類極多
古韻至漢時已差謬
述公孫宏卜式兒寬傳何云先生云學與治如何叶按四句
似以疊與治叶

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何云此敘淮南以下疑有缺文

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並有立志何云謂不撓于鍾廷尉卒得鍾威頭以謝百姓

述匡張孔馬傳樂安褏褏古之文學按以褏合學褏讀近削笑以學合褏學讀近鰓顏合韻未詳司媒韻自協顏合韻之說亦未審也

述西域傳何云總督二字出此故前代惟邊境乃稱之按晉書謝元傳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

樹按先生此校漢書据傳抄何義門校本其說多爲讀書記所不載雖或叢細亦資考鏡故悉存之以傳來學